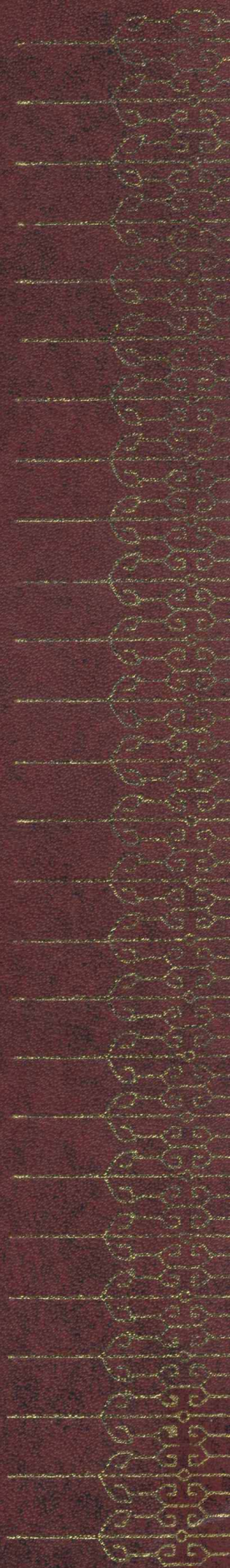


中華大典



唐文學部二

主編：吳企明

目次

總論	九
總集	二九
朝英集	二九
輞川集	二九
國秀集	三〇
玉臺後集	三一
篋中集	三二
河岳英靈集	三四
丹陽集	三七
起予集	三七
體類	三八
王孟	三八
王李	四〇
李杜	四二
儲王	五五
高岑	五五
飲中八仙	五七
竹溪六逸	五八
蕭李	五八

作家	五九
武就	五九
劉庭琦	六〇
張子容	六〇
高力士	六三
孔璋	六四
韋濟	六五
卜隱之	六六
卜長福	六六
暢諸	六六
李隆基唐玄宗	六六
丁仙芝	八八
盧幼平	八九
白鎰	八九
張均	九〇
白履忠	九一
王之渙	九二
張楚	九六
王迴	九六
吳鞏	九七

孟浩然	九七
韋綽	一二二
許宣平	一二三
徐玄之	一二三
韓倩	一二三
王光庭	一二四
袁悅	一二四
崔希逸	一二四
郭虛己	一二五
薛業	一二五
顧朝陽	一二五
徐晶	一二五
崔珪	一二五
沈齊家	一二六
王士源	一二六
李林甫	一二七
韋斌	一二七
韋堅	一三四
韋陟	一三四
張烜	一三七

李昂	一三七	祖詠	一六九	杜顒	一九三
李巖	一三九	綦毋潛	一七四	杜儼	一九三
張震	一三九	沈如筠	一七七	晁衡	一九四
叔孫玄觀	一三九	蔡希周	一七七	賀蘭進明	一九四
楊重玄	一四〇	蔡希寂	一七七	陸善經	一九五
鄭愿	一四〇	張彥雄	一七八	常建	一九六
呂向	一四〇	張潮	一七八	王昌齡	二〇五
康國安	一四一	元庭堅	一七九	郭密之	二二九
張守節	一四二	馬挺	一七九	蕭昕	二二九
史青	一四二	申堂構	一七九	熊曜	二三〇
陳希烈	一四三	張暈	一八〇	郭紹蘭	二三〇
韓襄客	一四五	徐延壽	一八〇	釋景雲	二三一
李頎	一四六	樊光	一八〇	蓋嘉運	二三一
康洽	一六〇	殷遙	一八〇	孟匡朝	二二二
李遐周	一六一	談戴	一八一	閻伯璵	二二二
萬楚	一六一	周瑀	一八二	崔文邕	二二三
袁瓘	一六三	達奚珣	一八二	王岳靈	二二三
李愷	一六三	元德秀	一八三	段懷然	二二三
庫狄履溫	一六四	張洎	一八五	釋理瑩	二二三
毛欽一	一六五	齊光乂	一八七	金昌緒	二二三
崔恂	一六五	梁涉	一八七	崔頌	二三四
康玄辯	一六六	李嶷	一八七	奚賈	二三四
張楚金	一六六	張軫	一八八	裴傑	二三四
于休烈	一六六	房琯	一八九	張漸	二三四
杜昆吾	一六七	司馬貞	一九二	尉遲匡	二三五
李琚	一六七	殷璠	一九三	李陽冰	二三六
顏允南	一六八				

何千里	……	二三八	戴孚	……	三一八	梁洽	……	五二〇
王仙喬	……	二三九	范朝	……	三一八	崔顥	……	五二〇
李璆	……	二三九	閻丘曉	……	三一八	蔣冽	……	五三一
元海	……	二三九	陸據	……	三一八	蔣渙	……	五三一
康顯	……	二三九	張萬頃	……	三一九	陳正卿	……	五三二
盧鴻一	……	二三九	陽浚	……	三一九	馮用之	……	五三二
王維	……	二四三	高適	……	三二〇	戴休璇	……	五三三
王縉	……	二九五	釋希遷	……	三四〇	鄒象先	……	五三三
裴迪	……	二九九	梁德裕	……	三四一	鄒紹先	……	五三三
崔興宗	……	三〇一	梁鎰	……	三四一	郭慎微	……	五三三
苑咸	……	三〇二	丘爲	……	三四二	魏仲犀	……	五三四
王羨門	……	三〇三	趙蕤	……	三四三	宋昱	……	五三四
江采蘋 唐玄宗江妃	……	三〇三	崔曙 崔署	……	三四四	王鉞	……	五三五
崔宗之	……	三〇四	陶翰	……	三四六	張南容	……	五三六
張抃	……	三〇五	薛據	……	三四七	儲光羲	……	五三六
沈東美	……	三〇六	任華	……	三五〇	王諲	……	五四八
鄭虔	……	三〇六	崔國輔	……	三五五	韋鎰	……	五四九
宋華	……	三一〇	李白	……	三五六	崔亘	……	五四九
李之芳	……	三一二	高霽	……	五〇五	敬括	……	五四九
李叔卿	……	三一二	韋權輿	……	五〇五	鄭審	……	五五〇
李春卿	……	三一二	崔令欽	……	五〇五	楊綰	……	五五一
李曜卿	……	三一二	盧象	……	五〇六	郭納	……	五五三
楊諫	……	三一二	徐浩	……	五一〇	張巡	……	五五三
李璆	……	三一四	趙驊	……	五一四	許遠	……	五五七
張諲	……	三一五	劉育虛	……	五一五	杜鴻漸	……	五五八
蕭華	……	三一六	杜位	……	五一八	南巨川	……	五六一
釋明瓚	……	三一七	閻防	……	五一九	薛季昌	……	五六一

蕭穎士	五六一	李萼	六三四	田澄	七九一
張階	五六九	左輔元	六三六	蘇源明	七九一
顏真卿	五六九	張彪	六三六	石鎮	七九三
鮮于向	五九六	杜甫	六三七	劉晏	七九三
賈至	五九八	裴虬	七七四	蘇廣文	七九七
劉方平	六〇四	崔彧	七七五	張謂	七九七
邱丹	六〇七	崔成甫	七七六	元結	八〇一
張孝嵩	六〇八	張誠	七七七	李華	八一三
沈千運	六〇九	裴倩	七七八	岑參	八一九
趙微明	六一〇	趙自勤	七七九	喬潭	八四八
高蓋	六一一	陳兼	七七九	柳渾	八四八
孟雲卿	六一一	殷寅	七八〇	柳識	八五一
李翰	六一三	孟彥深	七八〇	顏舒	八五二
于逖	六一五	李岑	七八一	顏渾	八五二
王季友	六一五	韓昱	七八一	孫昌胤	八五二
劉餗	六一八	崔惠童	七八一	閻寬	八五二
劉彙	六一九	崔敏童	七八二	平冽	八五三
劉貺	六一九	陶峴	七八二	芮挺章	八五三
劉秩	六二〇	姚發	七八四	樓穎	八五三
劉迅	六二一	邵說	七八四	褚朝陽	八五四
劉迴	六二一	趙自勛	七八五	荆冬倩	八五四
李揆	六二二	李曄	七八六	鄭紹	八五四
李亨	六二四	韋元甫	七八六	沈頌	八五四
元載	六二六	畢耀畢曜	七八七	薛奇童	八五四
周萬	六三二	裴士淹	七八八	豆盧復	八五五
邵軫	六三二	喬琳	七八九	張良璞	八五五
李峴	六三三	李希仲	七九一	沈宇	八五五

王喬		八五五
李收		八五五
張庭芳		八五五
劉灣		八五六
樊晃		八五六
朱斌		八五七
張鼎		八五七
徐九皋		八五七
常無欲		八五七
常非月		八五八
黃麟		八五八
郭良		八五八
郭向		八五八
程彌綸		八五八
薛維翰		八五八
屈同仙		八五九

李栖筠		八五九
楊玉環 唐玄宗貴妃		八六一
王邕		八六九
莊若訥		八七〇
陳季		八七〇
崔琪		八七〇
韋迢		八七〇
元季川		八七一
李峰		八七一
魏顥		八七一
韋建		八七二
宜芳公主楊氏		八七三
盧言		八七三
楊志堅		八七三
嚴武		八七三
史俊		八七九

郭受		八七九
鄔載		八七九
息夫牧		八八〇
殷少野		八八〇
賈邕		八八〇
蘇渙		八八〇
林披		八八三
杜誦		八八四
李康成		八八四
閻士和		八八五
蕭存		八八五
相里造		八八六
趙匡		八八七
鮑防		八八八

總論

論述

殷璠《河岳英靈集序》 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矣。實由主上惡華好樸，去偽從真，使海內詞場，翕然尊古，南風周雅，稱闡今日。

杜確《岑嘉州集序》 開元之際，王綱復舉，淺薄之風，茲焉漸革。其時作者，凡十數輩，頗能以雅參麗，以古雜今，彬彬然，燦燦然，近建安之遺範矣。

權德輿《左武衛曹曹許君集序》 開元、天寶以來，稍革頹靡，存乎風興。然趨時逐進，此爲棄籥、紳佩之徒，以不能言爲耻，至吟咏情性，取適章句者鮮矣。

鄭處晦《明星雜錄·補遺》 天寶中，劉希夷、王昌齡、祖咏、張若虛、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雖有文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誕而然也。

晁說之《成州同谷縣杜工部祠堂記》 苟不務實而務名，則當時王維之名出杜之上，蓋有天子宰相之目，且衆方才李白而多之也。是天寶間人物特盛，有如高適、岑參、孟浩然、雲卿、崔顥、國輔、薛據、儲光羲、綦毋潛、元結、韋應物、王昌齡、常建、陶翰、秦系、嚴維、暢當、閻防、祖詠、皇甫冉、弟曾、張繼、劉昫、盧、王季友、李頎、賀蘭進明、崔曙、王灣、張謂、盧象、李嶷之詩，粲然振耀於世，未肯少自屈，而人亦莫敢致之也。非湜、籍輩於韓門比，然有良玉必有善賈，厚矣韓文公之德吾工部也，自是而工部疑疑絕去一代，頡頏不可揉屈之士而嶽立矣，然猶惜也，何庸李白之抗邪！

《蔡寬夫詩話》 唐自景雲以前，詩人猶習齊梁之氣，不除故態，率以纖巧爲工。開元後，格律一變，遂超然越度前古。當時雖李、杜獨據關鍵，然一時輩流，亦非大和、元和間諸人可歧望。

《滄浪詩話·詩辨》 夫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

間，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驚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故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爲下矣。又曰：見過於師，僅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也。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詞》，朝夕諷詠以爲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從頂額上做來，謂之向上一路，謂之直截根源，謂之頓門，謂之單刀直入也。

又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覆終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爲詩。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略】故予不自量度，輒定詩之宗旨，且借禪以爲喻，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爲法，（後捨漢魏而獨言盛唐者，謂古律之體備也。）雖獲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

又《詩評》 盛唐人，有似粗而非粗處，有似拙而非拙處。

又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概耳。

又大曆之詩，高者尚未失盛唐，下者漸入晚唐矣。

又戎昱在盛唐爲最下，已濫觴晚唐矣。戎昱之詩，有絕似晚唐者。權德輿之詩，卻有絕似盛唐者。

嚴羽《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 又謂：盛唐之詩「雄深雅健」，僕謂此四字，但可評文，於詩則用「健」字不得。不若《詩辨》「雄渾悲壯」之語，爲得詩之體也。毫釐之差，不可不辨。坡、谷諸公之詩，如米元章之字，雖筆力勁健，終有子路事夫子時氣象。盛唐諸公之詩，如顏魯公書，既筆力雄壯，又氣象渾厚，其不同如此。

《瀛奎律髓》卷一五 方回評：盛唐律詩體渾大，格高語壯。晚唐下細工夫，作小結裏，所以異也。學者詳之。

又卷三〇 方回評：盛唐詩渾成。

又卷四二 方回評：盛唐人詩氣魄廣大，晚唐人詩工夫纖細，善學者能兩用之，一出入，則不可及矣。

《對牀夜語》卷二 詩在意遠，固不以詞語豐約爲拘。然開元以後，五言未始不自古詩中流出，雖無窮之意，嚴有限之字，而視大篇長什，其實一也。如「舊里多青草，新知盡白頭」，又「兩行燈下淚，一紙嶺南書」，則久別乍歸之感，思遠懷舊之悲，隱然無窮。他如詠閒適，則曰「坐歇青松晚，行吟白日長」，狀景物，則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似此之類，詞貴多乎哉？

《吳禮部詩話》 時天彝書《唐百家詩選》後諸評，深知唐人詩法者也：

【略】自儲光義而下，王建、崔顥、陶翰、崔國輔皆開元、天寶間人，詞旨淳雅，蓋一時風氣所鍾如此。元和以後，雖波濤闊遠，動成奇偉，而求其如此等遼遠清妙，不可得也。

《唐詩品彙總叙》 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沈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儲光義之真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

又《凡例》 開元、天寶間，神秀聲律，粲然大備，故學者當以是楷式，予以爲確論。

又《五言古詩叙目》 夫詩莫盛於唐，莫備於盛唐，論者惟李、杜二家爲尤，其間又可名家者十數公，至如子美所贊咏者王維、孟浩然，所友善者高適、岑參。乾元以後，劉、錢接跡，韋、柳光前，人各鳴其所長。今觀襄陽之清雅，右丞之精緻，儲光義之真率，王江寧之聲俊，高適夫之氣骨，岑嘉州之奇逸，李頎之沖秀，常建之超凡，劉隨州之閑曠，錢考功之清贍，韋之靜而深，柳之溫而密，此皆宇宙山川英靈間氣，萃於時以鍾乎人矣。嗚呼，盛哉！

又 及觀諸家選本，載盛唐詩者，唯殷璠《河嶽英靈集》獨多古調。【略】若夫太白、浩然、儲、王、常、李、高、岑數公，已揭於前，他如崔顥、薛據、張謂、王季友諸人，皆李、杜當時所稱許，相與發明斯道，賡歌鼓舞以鳴乎盛世之音者矣。

又《七言古詩叙目》 盛唐工七言古調者多，李、杜而下，論者推高、岑、王、李、崔顥數家爲勝。竊嘗評之，若夫張皇氣勢，陟頓始終，綜覈乎古今，博大其文辭，則李、杜尙矣。至於沈鬱頓挫，抑揚悲壯，法度森嚴，神情俱詣，一味妙悟，而佳句輒來，遠出常情之外之數子者，誠與李、杜並驅而爭先矣。

又《五言絕句叙目》 開元後，獨李白、王維尤勝諸人，次則崔國輔、孟浩然可以並駕。儲光義【略】十八人皆盛唐作者，若儲光義、王昌齡、裴迪、崔顥、高適、岑參等數篇，詞簡而意味尤長，與前數公實相羽翼。

又《七言絕句叙目》 盛唐絕句，太白高於諸人，王少伯次之，二公篇什亦盛。【略】同鳴于時者，王維、賈至、岑參亦盛。又如儲光義、常建、高適之流，雖不多見，其興象、聲律一致也。杜少陵所作雖多，理趣甚異，故略其頗同調者數首，以通天寶諸賢。

又《五言律詩叙目》 盛唐律句之妙者，李翰林氣象雄逸，孟襄陽興致清遠，王右丞詞意雅秀，岑嘉州造詣奇峻，高常侍骨格渾厚，皆開元、天寶以來名家，今俱列之正宗。【略】杜公律法變化尤高，難以句摘，如「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等句，世稱之舊矣。

又《五言排律叙目》 開元後作者之盛，聲律之備，獨王右丞、李翰林爲多，得非王、李爲獨得，而孟襄陽、高渤海輩實相與并鳴。

又《七言律詩叙目》 盛唐作者雖不多，而聲調最遠，品格最高，若崔顥律非雅純，太白首推其「黃鶴」之作，後至《鳳凰》而彷彿焉。又如賈至、王維、岑參《早朝》倡和之什，當時各極其妙。王之衆作，尤勝諸人。至於李頎、高適，當與并驅，未論先後。是皆足爲萬世程法。

《麓堂詩話》 唐詩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王詩豐縟而不華靡，孟卻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自無寒儉枯瘠之病。由此言之，則孟爲尤勝。儲光義有孟之古而深遠不及岑參，有王之縵而又以華靡掩之。故杜子美稱「吾憐孟浩然」，稱「高人王右丞」，而不及儲、岑，有以也夫。

又 古詩與律不同體，必各用其體，乃爲合格。然律猶可間出古意，古不可涉律。古涉律調，如謝靈運「池塘生春草，紅藥當階翻」，雖一時傳誦，固已移於流俗而不自覺。若孟浩然「一杯還一曲，不覺夕陽沉」，杜子美「獨樹花發自分明，春渚日落夢相牽」，李太白「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乃律間出古，要自不厭也。

楊士奇《玉雪齋詩集序》 以其和平易直之心，發而爲治世之音，則未有加於唐貞觀、開元之際也。杜少陵渾涵博厚，追蹤風雅，卓乎不可尙矣。一時高材逸韻，如李太白之天縱，與杜齊驅。王、孟、高、岑、韋應物諸君子，清粹典則，天趣自然。讀其詩者，有以見唐之治盛於此。而後之言詩道者，亦曰莫盛

於此也。

又《杜律虞註序》律詩始盛於開元、天寶之際，當時如王、孟、岑、韋諸作者，猶皆雍容蕭散有餘味可諷詠也。若雄深渾厚，有行雲流水之勢，冠冕佩玉之風，流出胸次，從容自然，而皆由夫性情之正，不局於法律，亦不越乎法律之外，所謂從心所欲不踰距，爲詩之聖者，其杜少陵乎！厥後作者代出，雕鏤鍛鍊，力愈勤而格愈卑，志愈篤而氣愈弱，蓋局於法律之累也。不然，則叫呼叱咤以爲豪，皆無復性情之正矣。夫觀水者必于海，登高者必于嶽，少陵其詩家之海嶽歟。

《留青日札》卷五《陳·月出》詩云：「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李太白《送祝八》：「若見天涯思故人，浣紗石上窺明月。」杜子美《夢李太白》：「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常建《宿王昌齡隱處》：「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王昌齡《贈馮六元二》：「山月出華陰，開此河渚霧。清光比故人，豁然展心悟。」以月比人，甚得懷人之體，皆出于三百篇也。

李雯《屬玉堂集序》以唐詩言之，則高達夫雄而不英，李頎英而不雄，王右丞則英中之雄，王龍標則雄中之英，而子美獨兼之。

《升庵詩話·唐詩不厭同》唐人詩句，不厭雷同，絕句尤多，試舉其略。如：「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王昌齡《春閨怨》也。而李頎《春閨怨》亦云：「紅粉女兒窗下羞，畫眉夫婿隴西頭。自怨愁容長照鏡，悔教征戍覓封侯。」

又《魏收挾瑟歌》「春風宛轉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馬金鞍去未返，紅妝玉筍下成行。」此詩緣情綺靡，漸入唐調。李太白、王少伯、崔國輔諸家皆效法之。

《四溟詩話》卷一詩以漢、魏並言，魏不逮漢也。建安之作，率多平仄穩帖，此聲律之漸。而後流於六朝，千變萬化，至盛唐極矣。

又《金鍼詩格》曰：「內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涵蓄，方入詩格。若子美『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是也。」此固上乘之論，殆非盛唐之法。且如賈至、王維、岑參諸聯，皆非內意，謂之不入詩格，可乎？然格高氣暢，自是盛唐家數。

蔡羽《西源集序》唐初諸家因之爲近體，視古雖異，然委婉之法猶存。至于盛唐，發越奮揚，惟恐不至，故歌富而律長，是賦之流歸響也。李白、杜甫

總其豪健，而傷放促，雖以校時之溺，去古遠矣。

王世貞《徐汝思詩集序》夫近體爲律，夫律法也，法家嚴而寡恩。又於樂亦爲律，律亦樂法也，其翕純儼繹，秩然而不可亂也。是故推盛唐。盛唐之於詩也，其氣完，其聲鏗以平，其色麗以雅，其力沈而雄，其意融而無迹，故曰盛唐其則也。

又《韋蘇詩後》夫盛唐之詩，格極高，調極美，而不能多有，不足以酬物而盡變。

《藝苑厄言》卷四岑參、李益詩語不多，而結法撰意雷同者幾半，始信少陵如韓淮陰，多多益辦耳。

又詩至大曆、高、岑、王、李之徒，號爲已盛，然才情所發，偶與境會，了不自知其墮者。如「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蟠溪夢裏山」，「鴻雁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非不佳致，隱隱逗漏錢，劉出來。至「百年強半仕三已，五畝就荒天一涯」，便是長慶以後手段。吾故曰：「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含機藏隙。盛者得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絲趨下。」又曰：「勝國之敗材，乃興邦之隆幹，熙朝之佚事，即衰世之危端。此雖人力，自是天地間陰陽剝復之妙。」

《晚山堂選唐詩·敘目》盛唐：七古正宗，確推李白，而大家則杜甫足以當之，其下法度森嚴，抑揚悲壯，惟高、岑、王、李而已，謂之名家也。

張宇初《雲溪詩集序》暨唐初宋、杜、陳、劉、盛唐韋、柳、王、孟作，而氣度音節，雄逸壯邁，度越於前者也。

《唐詩直解·詩法》文章關於世運，而有盛必有衰，乃風氣使然，非人力所能勉強也。如梁陳之綺麗已極，勢必變爲魏、陳之純樸，一掃浮華。自有開元、天寶之盛，又不得不變爲大曆以後之卑弱。然李、杜集中不無累句俗句，錢、劉所作豈乏杰製宏篇？自高季迪倡爲初盛中晚之分，而學者執爲定論，無乃謬乎？

李濂《唐李白詩序》李白者，唐開元、天寶間詩人之冠也。詩至開元、天寶間爲最盛，若杜工部、孟襄陽、高渤海、岑嘉州、王右丞、儲御史、王江寧、李頎、常建者，皆聲振藝林，言中金石，彬彬乎一代之英也，故世稱盛唐十大家云。孟、高而下諸子，白與之同時，並稱能言，才非白敵，罔敢頡頏。獨工部與白齊名，世稱李杜。

胡真《刻王太史詩序》如陶、謝、王、儲、崔、孟、李太白諸作，咸飄飄有象外奇驟，不躡塵闌之氣，間涉世故，亦無爲艱難愁苦狀，蓋物莫得而欺之者矣。

屠隆《論詩文》 唐人清綺如沈、宋，雄大如子美，超逸如太白，閑適如右丞，幽雅如襄陽，簡質如韋、儲，俊麗如龍標，勁響如高、岑，何必鮑、謝？

《詩藪內編·古體上·雜言》 唐人諸古體，四言無論。爲騷者太白外，王維、顧況三二家，皆意淺格卑，相去千里。若李杜五言大篇，七言樂府，方之漢、魏正果，雖非最上，猶是大乘。

又《古體中·五言》 唐初承襲梁、隋，陳子昂獨開古雅之源，張子壽首創清澹之派。盛唐繼起，孟浩然、王維、儲光羲、常建、韋應物，本曲江之清澹而益以風神者也。高適、岑參、王昌齡、李頎、孟雲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氣骨者也。

又 古詩自有音節。陸、謝體極俳偶，然音節與唐律迥不同。唐人李、杜外，惟嘉州最合。襄陽、常侍雖意調高遠，至音節時入近體矣。

又 世多謂唐無五言古。篤而論之，才非魏、晉之下，而調雜梁、陳之際，截長絜短，蓋宋、齊之政耳。如【略】太白《古風》、《書懷》，少陵《羌村》、《出塞》，儲光羲之田舍，王摩詰之山莊，高常侍之紀行，岑補闕之覽勝，孟雲卿《古離別》，王昌齡《放歌行》，李頎《塞下曲》，常建《太白峰》，【略】皆六朝之妙詣，兩漢之餘波也。

又《古體下·七言》 李、杜一變，而雄逸豪宕，前無古人矣。盛唐高適之渾，岑參之麗，王維之雅，李頎之俊，皆鐵中錚錚者。崔顥、儲光羲篇什不多，而婉轉流媚，亦有可觀。常建已開李賀，任華酷似盧仝，盛衰倚伏如此。

又 凡詩，諸體皆有繩墨，惟歌行出自《離騷》、樂府，故極散漫縱橫。初學當擇易下手者。今略舉數篇：青蓮《擣衣曲》、《百轉歌》，杜陵《洗兵馬》、《哀江頭》，高適《燕歌行》，岑參《白雪歌》、《別獨孤漸》，李頎《緩歌行》、《送陳章甫》、《聽董大彈胡笳》，王維《老將行》、《桃源行》，崔顥《代閨人》、《行路難》、《渭城》、《少年》，皆脈絡分明，句調婉暢。既自成家，然後博取李、杜大篇，合變出奇，窮高極遠。又上之兩漢樂府，落李、杜之紛華，而一歸古質。又上之楚人《離騷》，鎔樂府之氣質，而直接商、周。七言能事畢矣。

又 唐五言古，作者彌衆，至七言殊寡。【略】盛唐李、杜外，僅高、岑、

王、李。

又 唐七言歌行，【略】高、岑、王、李，音節鮮明，情致委折，濃纖修短，得衷合度，暢乎然而未大也。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畢矣。

又《近體上·五言》 五言律體，兆自梁、陳。【略】神龍以還，卓然成調，沈、宋、蘇、李，合軌於先，王、孟、高、岑，並馳於後。新製迭出，古體攸分，實詞章改變之大機，氣運推遷之一會也。

又 盛唐一味秀麗雄渾。杜則精粗、鉅細、巧拙、新陳、險易、淺深、濃淡、肥瘦，靡不畢具，參其格調，實與盛唐大別。其能會萃前人在此，濫觴後世亦在此。

又 李白《塞下曲》、《溫泉宮》、《別宋之悌》、《南陽送客》、《度荊門》、孟浩然《岳陽樓》、王維《岐王應教》、《秋宵寓直》、《觀獵》、岑參《送李大僕》、王灣《北固山下》、崔顥《潼關》、祖詠《江南旅情》、張均《岳陽晚眺》，俱盛唐絕作。視初唐格調如一，而神韻超玄，氣概閑逸，時或過之。

又 排律自工部、考功外，雲卿《酬蘇員外》、《塞北》，必簡《答蘇味道》、伯玉《白帝懷古》、玄宗《曉發蒲關》、太白《寄孟浩然》、《登揚州西靈塔》、《贈宋中丞》、嘉州《送郭僕射》、摩詰《玉霄公主山莊》、《送晁監》、《感化寺》、《悟真寺》，皆一代大手筆、正法眼，學者朝夕把玩可也。

又 盛唐排律，杜外，右丞爲冠，太白次之。常侍篇什空澹，不及王、李之秀麗豪爽，而《信安王幕府》二十韻，典重整齊，精工瞻逸，特爲高作，王、李所無也。

又《近體中·七言》 盛唐七言律稱王、李。王才甚藻秀而篇法多重，「絳幘雞人」，不免服色之譏，「春樹萬家」，亦多花木之累。「漢主離宮」、「洞門高閣」，和平閒麗，而斤兩微劣。「居延城外」甚有古意，與「盧家少婦」同，而音節太促，語句傷直，非沈比也。李律僅七首，惟「物在人亡」不佳。「流漸臘月」，極雄渾而不笨，「花宮仙梵」，至工密而不纖。「遠公遁跡」之幽，「朝聞遊子」之婉，皆可獨步千載。岑調穩於王，才豪於李，而諸作咸出其下，以神韻不及二君故也。即此推之，七言律法，思過半矣。

又 盛唐王、李、杜外，崔顥《華陰》、李白《送賀監》、賈至《早朝》、岑參《和大明宮》、《西掖》、高適《送李少府》、祖詠《望薊門》，皆可競爽。

又 七言律，唐以老杜爲主，參之李頎之神，王維之秀，岑參之麗。

又 唐七言律自杜審言、沈佺期首創工密，至崔顥、李白時出古意，一變也。高、岑、王、李，風格大備，又一變也。

又 王、岑、高、李，世稱正鵠。嘉州詞勝意，句格壯麗而神韻未揚，常侍意勝詞，情致纏綿而筋骨不逮。王、李二家和平而不累氣，深厚而不傷俗，濃麗而不乏情，幾於色相俱空，風雅極備，然製作不多，未足以盡其變。【略】故世遂謂七言律無第一，要之信不易矣。

又 對起則杜之「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實為妙絕。而岑參「雞鳴紫陌」、「柳顰鶯嬌」二起，工麗婉約，亦可諷詠。右丞多仄韻對起，無風韻，不足多效。蓋仄起宜五言，不宜七言也。

又 盛唐膾炙佳作，如李頎：「朝聞游子唱離歌，昨夜微霜初度河。」頸聯復云：「關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朝、曙、晚、暮四字重用，惟其詩工，故讀之不覺。然一經點勘，即為白璧之瑕，初學首所當戒。又如右丞「早朝」詩，絳幘、尚衣、冕旒、袞龍、珮聲，五用衣服字；「春望」詩，千門、上苑、雙闕、萬家、閣道，五用宮室字；「出塞」詩，「暮雲空磧時驅馬」，「玉靶寶弓珠勒馬」，兩用馬字；《柳州》詩，衡山、洞庭、三湘、夏口、湓城、長沙，六用地名。雖其詩神骨冷然，絕出煙火，要不免於冗雜。高、岑即無此等，而氣韻遠輸。兼斯二美，獨見杜陵。然百七十首中，利鈍雜陳，正變互出，後來沾溉者無窮，註誤者亦不少。

又 盛唐有偶落晚唐者，如李頎《盧五舊居》、岑參《秋夕讀書》之類，不必護其所短，亦不得掩其所長。又王昌齡、孟浩然俱有《題萬歲樓》作，而皆拙弱可笑，則以二君非七言律手也。

又《近體下·絕句》五言絕，須熟讀漢、魏及六朝樂府，源委分明，逕路諳熟，然後取盛唐名家李、王、崔、孟諸作，陶以風神，發以興象。真積力久，出語自超。錢、劉以下，句漸工，語漸切，格漸下，氣漸悲，便當著眼，不得草草。又 杜陵、太白七言律絕，獨步詞場。然杜陵律多險拗，太白絕間率露，大家故宜有此。若神韻千雲，絕無煙火，深衷隱厚，妙協蕭韶，李頎、王昌齡，故是千秋絕調。

又 五言絕二途：摩詰之幽玄，太白之超逸。子美於絕句無所解，不必法也。

又 古人作詩，各成己調，未嘗互相師襲。以太白之才，就聲律即不能為

杜，何至遽減嘉州？以少陵之才，攻絕句即不能為李，詎謂不若摩詰？彼自不可磨滅者，毋事更屑屑也。

又 七言絕，太白、江寧為最，右丞、嘉州、舍人，常侍次之。

又 唐五言絕，太白、右丞為最，崔國輔、孟浩然、儲光羲、王昌齡、裴迪、崔顥次之。

《詩叢外編·唐下》 芮挺章編《國秀》，以李嶠「月宇臨丹地」為第一。王介甫編唐詩，以玄宗「飛蓋入秦中」為第一。嚴滄浪論七言，以崔顥《黃鶴樓》為第一。楊用修編《唐絕》，以王昌齡「秦時明月」為第一。然五言律又有主「獨有宦遊人」者，七言律又有主「盧家少婦」者，絕句又有主「蒲桃美酒」者，排律又有主王維《送僧歸日本》者。俱在甲乙間，學者自當具眼。

又 偏精獨詣，名家也，具範兼鎔，大家也。然又當視其才具短長，格調高下，規模宏隘，閭域淺深。有衆體皆工，而不免為名家者，右丞、嘉州是也，有律絕微減，而不失為大家者，少陵、太白是也。

又 獨孤及云：「沈、宋既沒，王右丞、崔司勳復崛起開元、天寶間，殊不及李、杜。至元微之而杜始尊，李雖稍厄，亦因杜以重。至韓退之而光焰萬丈矣。豈二子亦有待哉！」

又 唐人每同賦一題，必推擅場。【略】若高適、岑參、杜甫同賦《慈恩寺》三古詩，賈至、王維、杜甫、岑參同賦《早朝》四七言律，【略】皆才格相當，足可凌跨百代。

又 嘉、隆類刻《十二家唐詩》，盛行當世。然王、楊、盧、駱，格未純，體未備。余欲去四子，而易以李頎、王昌齡、儲光羲、常建，庶便初學服習。蓋常、儲之古，王之絕，李之律，皆品居神妙，多出高、岑諸子。

又《雜編·閨餘中·南渡》 高常侍詩有雄氣，雖乏小巧，終是大才。岑嘉州與工部遊，皆唐人巨擘也。王昌齡尤所寶玩。李頎於諸人中尤有古意。沈千運、王季友尤老成。自儲光羲而下，常建、崔顥、陶翰、崔國輔，皆開元、天寶間人。

又《續編·國朝下·正德 嘉靖》 唐歌行，如青蓮、工部，五言律、排律，如子美、摩詰，七言律，如杜甫、王維、李頎，五言絕，如右丞、供奉，七言絕，如太白、龍標，皆千秋絕技。

《唐詩歸》卷一一 鍾惺評：人知王、孟出于陶，不知細讀儲光羲及王昌

齡。詩深厚處益見陶詩淵源脈絡，善學陶者，寧從二公入，莫從王孟入。

又 儲與王以厚掩其清，然所不足者非清，常建以清掩其厚，然所不足者非厚。

《唐音癸籤·法微二·絕句》 七絕盛唐諸公用韻最嚴，無旁出者。命意得句，以韻發端，突然而起，意到辭工，不假雕飾，通首自混成無迹。

又《評彙六》 盛唐名家稱王、孟、高、岑，獨七言律祧孟，進李頎，應稱王、李、岑、高云。

又 王風調正似雲卿，岑茂采堪追廷碩。李存藻不多，既同考功，高裁體欲變，亦類左相。以盛配初，約略不遠。惟杜子美無一家不備，亦無一家可方爾。

又 讀盛唐時排律，延清、摩詰等作，真如入萬花春谷，光景爛熳，令人應接不暇，賞玩忘歸。太白軒爽雄麗，如明堂黼黻，冠蓋輝煌，武庫甲兵，旌旗飛動。少陵變幻闊深，如陟崑崙，泛溟渤，千峰羅列，萬彙汪洋。

陳龍正《陶詩衍序例》 唐世推摩詰為文宗，吾以王不如李，李不如杜。何獨舍而見推？蓋摩詰每種各成結撰，各未登峰，李則近體稍疏，杜則絕句殊拙。世重兼長，抑揚頓異。王又位高，耳食彌衆。其實詩家有杜，可謂大成。《四友齋叢說》卷二四 世之言詩者皆曰盛唐。余觀一時如王右丞之清深，李翰林之豪宕，王江陵之俊逸，常徵君之高曠，李頎之沉着，岑嘉州之精鍊，高常侍之老健，各有其妙，而其所造皆能登峰造極者也。然終輸杜少陵一籌，蓋盛唐之所重者風骨也。【略】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五古·盛唐一》 周珌評：五言古自文皇藻瞻精華，兆端文運。【略】盛唐繼起，右丞、襄陽、儲公、常尉，本清淡而益以風神，常侍、嘉州、龍標、新鄉，本古雅而益以骨力。然高岑以悲壯為宗，王孟以閒淡自得。【略】樂府太白擅奇古今，少陵嗣迹風雅。【略】二家實為有唐一代宗匠。外如崔顥、崔曙、崔國輔、劉昫虛、陶翰、劉灣、沈千友、孟雲卿，名流輩出，妙詣競鳴。五言古詩之盛，蔑有極矣。

又《五絕·盛唐》 周珌評：五言絕，至盛唐王摩詰窮神極玄，李太白超凡詣化，儲光羲、崔國輔升堂入室，各擅鳴一時。

《詩源辯體》卷一五 玄宗當開元、天寶間，較高、岑諸公，則優劣懸絕。試觀《玄宗集》，入選者數篇誠佳，餘不足當高、岑下駟也。

又 初唐沈、宋二公古、律之詩，再進而為開元、天寶間高、岑、王、孟諸公。高、岑才氣既大，而造詣實高，興趣實遠。故其五七言古，調多就純，語皆就暢，而氣象風格始備，為唐人古詩正宗。七言，乃其八變也。五七言律，體多渾圓，語多活潑，而氣象風格自在，多入於聖矣。

又 高、岑五言，子美七言不拘律法者，皆歌行體也。故意貴傾倒不貴含蓄，未可以常格論也。

又卷一六 高、岑之詩，才力勝於造詣，王、孟之詩，造詣勝於才力。

又 高、岑之詩有慷慨俠烈之氣，王、孟之詩有一丘一壑之風。

又 五言絕，太白、摩詰多入於聖矣。胡元瑞云「五言絕二途：摩詰之幽玄，太白之超逸」是也。上承王、楊、盧、駱五言四句，下流至錢、劉諸子五言絕。

又 五言排律，有雙韻，無單韻。盛唐惟李、杜、高、岑、孟浩然，極守此法，而浩然實不嚴整。摩詰而外，復多有單韻者矣。《正聲》於排律單韻者不錄，得之。

又卷一七 盛唐七言律，多造於自然，而崔顥《黃鶴》、《鴈門》又皆出於天成。蓋自然尚有功用可求，而天成則非人力可到也。予嘗謂：浩然五言，崔顥七言如走盤之珠，非若子美之律以言解為妙耳。

又 盛唐五言律，多融化無跡而入於聖，七言字數稍多，結撰稍艱，故於穩帖、勻和、溜亮、暢達，往往不能兼備。王元美云：「七言律，李有風調而不甚麗，岑才甚麗而情不足，王差備美。」愚按：岑「鷄鳴紫陌」、「西掖重雲」、「長安雪後」、「回風度雨」，王「居延城外」、「渭水自繁」、「漢主離宮」、「洞門高閣」，李「流澌臘月」、「朝聞遊子」、「遠公遁迹」、「花宮仙梵」諸篇，亦可稱全作。但李較岑、王，語雖鎔液而氣若稍劣，後人每多推之者，蓋由盛唐體多失黏，諷之則難諧協，李篇什雖少，則篇篇合律矣。李「知君官屬」一篇，起結有類初唐，而中二聯為工。

又 盛唐律詩本末可以句摘，但初唐、中、晚既有摘句，而盛唐無摘不足比較盛衰，今姑摘數十聯以見大略。五言高適如「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杯中」。虜障燕支北，秦城太白東。二幕府為才子，將軍作主人。近關多雨雪，出塞有風塵。「風塵驚跋涉，搖落怨睎攜。地出流沙外，天長甲子西。」岑參如「春風不曾到，漢使亦應稀。白草通疏勒，青山過武威。」二幕下人無事，軍中政已成。

坐參殊俗語，樂雜異方聲。」「山開灞水北，雨過杜陵西。歸夢愁能作，鄉書醉懶題。」「王維如「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三春時有鴈，萬里少行人。苜蓿隨天馬，蒲萄逐漢臣。」「九門寒漏徹，萬井曙鐘多。月迴藏珠斗，雲消出絳河。」「爲客黃金盡，還家白髮新。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孟浩然如「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水落漁梁淺，天寒夢澤深。」「我家襄水曲，遙隔楚雲端。鄉淚客中盡，孤帆天際看。」「崔顥如「單于莫近塞，都護欲臨邊。漢驛通煙火，胡沙乏井泉。」「出塞清沙漠，還家拜羽林。風霜臣節苦，歲月主恩深。」「常建如「夜久潮侵岸，天寒月近城。平沙依鴈宿，候館聽雞鳴。」「虛象如「獨負山西勇，誰當塞下名。死生遼海戰，雨雪薊門行。」「七言高適如「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鴈幾封書。」「黃河曲裏沙爲岸，白馬津邊柳向城。」「雲開汶水孤帆遠，路遶梁山匹馬遲。」「岑參如「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珮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千門柳色連青瑣，三殿花香入紫微。」「西山落月臨天仗，北闕晴雲捧禁闌。」「王維如「靈輿迴出千門柳，閣道迴看上苑花。雲裡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青山盡是朱旗繞，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裡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迴。」「禁裡疏鐘官舍晚，省中啼鳥吏人稀。晨搖玉珮趨金殿，夕奉天書拜瑣闌。」「李頎如「秦地立春傳太史，漢宮題柱憶仙郎。歸鴻欲度千門雪，侍女新添五夜香。」「鴻鴈不堪愁裡聽，雲山況是客中過。關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崔顥如「武帝祠前雲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河北枕秦關險，驛路西連漢時平。」「解放胡鷹逐塞鳥，能騎代馬獵秋田。」「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祖詠如「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沙場烽火侵胡月，海畔雲山擁薊城。」「等句，皆渾圓活潑，而氣象風格自在。蓋初唐氣格甚勝，而機未圓活，大歷過於流婉，而氣格頓衰，盛唐渾圓活潑，而氣象風格自在，此所以爲詣極也。

又山谷詩云：「建安才六七子，開元數兩三人。」「才難，不其然乎！故盛唐李、杜而外，具體僅稱高、岑，而高則又亞於岑矣。王、孟律詩雖勝，而古則不逮，其他諸公，僅得一體兩體，而亦不能盡工也。今初學不知，以爲盛唐諸公，諸體靡不皆攻，而諸體靡不盡善，是虛慕古人而不得其實者也。

又五言古至於唐，古體盡亡，而唐體始興矣。然盛唐五言古，李、杜而

下，惟岑參、元結於唐體爲純，尚可學也，若高適、孟浩然、李頎、儲光義諸公，多雜用律體，即唐體而未純，此必不可學者。王元美謂「惟近體必不可入古」，李本寧謂「初、盛諸子，啜六朝餘瀝爲古選，不足論」，皆得之矣。若今人作散文而雜用四六俳偶，亦是文體之不純也。

又唐人沿襲六朝，自幼便爲俳偶聲韻所拘，故盛唐五言古，自李、杜、岑參、元結而外，多雜用律體，與初唐相類。其仄韻猶可觀者，蓋仄韻多忌「鶴膝」，聲調四句一轉，故古聲雖沒而音節猶可歌詠耳。平韻者雖杜子美「紉袴不餓死」，「往者十四五」，亦未免稍雜律體。太白仄韻諸篇又多忌「鶴膝」，他入不足言矣。

又盛唐七言歌行，李、杜而下，惟高、岑、李頎得爲正宗，王維、崔顥抑又次之。然今人才力未必能勝高、岑而馳騁每過之者，蓋歌行自李、杜縱橫軼蕩，窮極筆力，後人往往慕李、杜而薄高、岑，故多不免於強致，非若高、岑諸公出於才力之自然也。試以全集觀之，高、岑諸公雖未極縱橫，而衆作可觀，今人雖或縱橫，而他不免於失故步矣。

又漢、魏古詩由天成以至作用，故魏爲降於漢。初、盛唐律詩由升堂而入於室，故盛爲深於初。

又唐人律詩，沈宋爲正宗，至盛唐諸公，則融化無跡而入於聖。沈、宋才力既大，造詣始純，故體盡整栗，語多雄麗。盛唐諸公，造詣實深，而興趣實遠，故體多渾圓，語多活潑耳。後之論律詩者，皆宗盛唐，而元美之意主於沈、宋，則於古人所稱「彈丸脫手」者無當也，安可與入化境乎？

又盛唐諸公律詩，多融化無跡而入於聖，血氣方剛時未易窺其妙境。李本寧云：「弇州先生嘗謂杜子美不啻有十王摩詰，語竊謂軒輊太過。後見先生晚年定論，殊服膺摩詰。」即此而推，則元美之主於沈、宋者，亦血氣方剛時見也。

又或問：「以入錄觀沈、宋五言律，制作實工，而後人獨推盛唐，何耶？」曰：盛唐五言律入聖者，雖人止數篇，然化機流行，在在而是。沈、宋制作雖工，而化機尚淺，此升堂、入室之分也。

又胡元瑞云：「律詩大要，體格、聲調、興象、風神而已。體格、聲調，有則可循，興象、風神，無方可執。故作者但求體正格高，聲雄調鬱，積習之久，矜持盡化，形跡俱融，興象、風神自爾超邁。」予謂：此由初入盛之階也，所云

「積習之久，矜持盡化，形跡俱融」，則造詣之功也。何仲默謂：「富於才積，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做形跡。」斯可與論盛唐之化矣。

又 盛唐諸公律詩，皆從悟入，而悟入乃自功夫中來。呂居仁云：「悟入之理，正在功夫勤惰間。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頓悟筆法，如張者，專意此事，未嘗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他人觀舞劍，有何干涉也？」

又 盛唐諸公律詩，不難於才力，而難於悟入，悟則造詣斯易耳。嚴滄浪云：「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今之學者多不欲為盛唐，非其才力不逮，蓋悟有未至，以盛唐為平易，不足造耳。

又 嚴滄浪云：「詩道惟在妙悟。然有透徹之悟，有一知半解之悟。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愚按：漢魏天成，本不假悟，六朝刻雕綺靡，又不可以言悟，初唐沈宋律詩，造詣雖純，而化機尚淺，亦非透徹之悟。惟盛唐諸公，領會神情，不做形跡，故忽然而來，渾然而就，如僚之於丸，秋之於爽，公孫之於劍舞，此方是透徹之悟也。

又 盛唐諸公律詩，造詣精熟，故為極至。孟子云「五穀不熟，不如稊稗」是也。復齋述韓子蒼言「作詩不可太熟，亦須令生」，觀其所引之句，蓋以庸套為熟耳，非古人「彈丸脫手」之謂也。雖然，以庸套為熟者，其惑易釋，以熟為庸套者，其惑未易釋也。今之學者以盛唐為不足造，蓋以熟為庸套耳。

又 盛唐諸公律詩，形跡俱融，風神超邁，此雖造詣之功，亦是興趣所得耳。

又 盛唐律詩，子美信大，而諸家入聖者，亦是詣極。嚴滄浪云：「詩之大概有二，曰：優游不迫，沉着痛快。」此正諸家與子美境界也。又云：「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云云，則諸家境界，寧復有未至耶？元美必欲以子美為極至，諸家為不及，其說本於元微之及宋朝諸公，開元大曆不聞有是論也。故予論盛唐律詩為破第三關。學者過此無疑，斯順流而下矣。元瑞實破三關。然是書苟行，十年之後必有挾天子以令諸侯者，顧學者造詣何如耳。造詣定，則識見自不惑也。

又 盛唐諸公律詩，得風人之致，故主興不主意，貴婉不貴深。馮元成謂「得風人之旨而兼詞人之秀」是也。子美雖大而有法，要皆主意而尚嚴密，故於《雅》為近，此與盛唐諸公，各自為勝，未可以優劣論也。

又 盛唐諸公律詩，興趣極遠，雖未嘗聘才華、炫葩藻，而沖融渾涵，得之有餘。

又 盛唐諸公律詩，偶對自然，而意自吻合，聲韻和平，而調自高雅。

又 盛唐諸公律詩，皆似近非近，可及而未易及。

又 盛唐諸公律詩，既未可以難求，亦未可以易得。予於本寧、敬美之說有取焉。李本寧云：「今之詩不患不學唐，而患學之太過。即事對物、情與景合而有言，幹之以風骨，文之以丹彩，唐詩如是止耳。事物情景，必求唐人所未道者而稱之，弔詭蒐隱，誇新示異，過也。山林宴遊則興寄清遠，朝饗侍從則制存莊麗，邊塞征伐則慷慨悲壯，睽離患難則沈痛感慨，緣機觸變，各適其宜，唐人之妙以此。今懼其格之卑也，而偏求之於慷慨、悲壯、沈痛、感慨，過也。」王敬美云：「初命一題，神情不屬，便有一種供給應付之語，畏難怯思，即以充役，故每不得佳。余戲謂：河下與隸須驅遣，另換正身。能破此一關，沈思忽至，種種真相見矣。」參二子之說觀之，斯知所以學盛唐也。

又 七言律較五言為難。五言，盛唐概多入聖。七言，惟崔顥《鴈門》、《黃鶴》為詣極，高適、岑參、王維、李頎雖入聖而未優。李于鱗云「七言律體諸家所難」，是也。

又 卷一八 開元、天寶間，高、岑二公五七言古，再進而為李、杜二公。

又 七言歌行，體雖縱橫，然後進有才者，往往能窺其域。五言古，體雖平典，然自開元、天寶九百年來，求為岑嘉州者已不多得，求為李、杜者則益寡矣。蓋歌行大小短長，錯綜闡闢，其勢自然超逸，五言古，體有常法，苟非天縱，則長篇廣韻，未有所向而如意者。今人於五言古不能自運，輒自託於漢魏，蓋昧於「西京建安多不足以盡變」之說也。

又 五言古，自漢魏遞變以至六朝，古、律混淆，至李、杜、岑參始別為唐古，而李、杜所向如意，又為唐古之壺奧。

又 五七言律，沈、宋為正宗，至盛唐諸公而入於聖。五七言古，高、岑為正宗，至李、杜而入於神。然沈、宋之於盛唐諸公，非才力不逮，蓋為時代所限耳。若高、岑之於李、杜二公，非時代不同，實為才力所限也。故古詩以才力為主，律詩以造詣為先。

又 卷二〇 盛唐高、岑五言，子美七言，以古入律，雖是變風，然氣象風格自勝，錢、劉諸子五七言，調雖合律，而氣象風格實衰，此所以為不及也。